

瀋陽進軍



著 王常

印行店書此東

進軍瀋陽

常工著

東北書店印行

新站之戰

這是一九四六年六月的一個漆黑的午夜。

天上的雲重得像要掉下來似的，偶然刷刷的洒上一陣細雨，大地上的一切都顯得特別的潮濕、泥濘。

英雄模範的二連，在接到消滅違反停戰協定，搶佔拉濱線上重要車站新站的蔣軍命令後，指戰員們恨不得馬上就去——因為我們讓步已經讓够了。

『突擊隊歸我』。指導員曹綽給戰士講完話後，便匆匆走回連部，恰好正開幹部會，他就提出來說：『我帶突擊隊』。

『還是我帶突擊隊』。副連長劉紹明抬起頭來，好像已經決定了似的說：『還是我帶的好。』
『誰帶都行。』四班長于友福站起說：『這回爆炸算我的。』

大家都在紛紛的表示着決心，有的要帶突擊隊，有的要作突擊隊，相互爭論，相互挑戰，相互保障，緊張、熱烈，弄得房裡簡直爆炸了似的。

連長李景雲沒有說話，但他却當着大家的面，把自己的手錶和鋼筆，全交給坐在炕角上的營長，意思是說：不把搶佔新站的蔣軍殲滅，就不回來。

這是二連的光榮傳統。

突擊

「從小房子旁突進去。」連長李景雲看完地形後，便對作爲突擊隊的一排，和帶突擊隊的副連長劉紹明說：「一定要猛勇，頑強。」

「跟我來。」副連長劉紹明走在前面說。

這是非常緊張的一刻，儘管天還是那樣黑，路還是那樣泥濘，但當二連掩護突擊隊的機槍，剛一吐出紅紅的火舌，蔣軍的陣地上，就接連轟轟的幾聲震天爆炸。

「突擊隊衝進去了」。指導員曹緯高興的跳進來，一面拿出了手榴彈，一面對着他率領的二排指戰員說：「跟我來趕上一排去」。

作爲突擊隊的一排，衝進蔣軍工事只有十分鐘，第一個便是一班戰鬪組長宋鳳蘭。他在投進炸彈後，就把蔣軍工事前的鹿砦砍開，一躍身就進了蔣軍工事，斃傷蔣軍二名，繳到美式步槍一支。

這時指導員曹緯帶着二排便也上去了，宋鳳蘭則又去進攻蔣軍的第二道工事，這道工事蔣軍很多，前面除鹿砦外，更拉上鐵絲網，宋鳳蘭把刀一揮，鐵絲網就吱吱的崩斷了。

這次二班長徐茂春緊跟着宋鳳蘭，只見宋鳳蘭向旁邊一倒，迎面就出現了兩個蔣軍，徐茂春猛的向上一撲，一槍就打死一個蔣軍，其他工事的蔣軍就都全逃了，徐茂春佔領了第二道工事。

「趕上一排去。」指導員曹緯又帶着二排衝上第二道工事說：「二排絕對不能落後。」

在指導員曹緯帶着二排到街上以後，一排已經控制了一所院子，捉了三個蔣軍，繳了三支美國步槍，這時三排的指戰員和特務連的指戰員也衝上來，相互集結以後，便又向着蔣軍的縱深發展了。

地堡

「連長呢？」一排長馬希剛看見隊伍都上來了，就是沒有看見連長李景雲，他很奇怪的向指導員曹緯問道：『是受傷嗎？』

『連長犧牲了。』指導員曹緯說：『現在我代理』。

原來是小東門旁有個地堡，修得非常隱蔽，裏面的蔣軍也極頑強，一直都沒打槍，直到連長帶着三排上來的時候才打，連長李景雲的犧牲，就是這個地堡蔣軍的機槍掃射的。

一排長馬希剛聽到以後，怒從心起，便帶着一排去打這個地堡，第一次沒有找到，第二次還是沒有找到，於是第三次又配合二排去找，這次找到以後，大家便從四面八方的圍上去。

『繳槍吧！老鄉。』排長馬希剛領着大家喊話：『我們優待俘虜！』

第一次沒有回聲，第二次還是沒有回聲。

『媽個屁。』一排長馬希剛氣着說：『打手榴彈。』

第一個手榴彈打過去，裏面沒有回聲，第二個手榴彈打過去，裏面還是沒有回聲，第三個手榴彈打過去以後，裏面的蔣軍不但不繳槍，反而用機槍掃射，最後竟有兩個蔣軍從裏面出來衝鋒。

一班長何元生早就不耐煩了，看到兩個蔣軍衝出來，他也就跳出工事迎上前去，一刺刀通死一個，第二個蔣軍嚇得回頭就跑，一班長何元生緊隨尾追，不幸追到地堡口上就犧牲了。

這時可真氣壞了通訊員劉明齋，拿起兩個手榴彈，就朝着這個地堡撲去，第一個手榴彈炸在地堡的槍眼，蔣軍的機槍不作聲了，隨着第二個炸彈就在蔣軍的地堡裏面開花了。

四班戰鬪組長王衣夫，也是非常氣憤的一個，看到通訊員劉明齊的炸彈在地堡裏響了，他也就趁勢衝上去，把地堡的門口堵住，共計俘虜蔣軍十一名，繳到美國機槍一挺，步槍十一支，短槍二支。

射擊

蔣軍的大砲在狂叫了。

這時天已大亮，英雄模範的二連，已經佔領了東南角上的大部房子，但除了特務連外，衝進蔣軍心腹的部隊，就只有他們這一個連隊，比起蔣軍的力量來，是要相差十多倍的。

這種力量懸殊的情況，英雄模範的二連，已經不是第一次遇到了，在肥牛屯和四平等戰鬪中，比這更懸殊的情況對於他們並沒有任何動蕩，祇是更加加強戰鬥的意志。

七班的陣地是在最南面的一間房子裏，兼習班長王惠林領着一個組的戰士，在修好工事以後，他便叫大家休息，他自己則坐在窗口上，瞄準着南門正修工事的蔣軍，一槍一槍的在射着。

「老王！」指導員曹緯檢查他們工事時，一走進門，就看見他在射擊，便問道：『打上幾個？』

「兩個。」王惠林拾頭一看是指導員，便把槍放下來說：『三槍兩個。』

『好打嗎？』指導員曹緯見王惠林這麼一說，不覺心裏也響起來說：『我來試上幾槍。』

指導員曹緯把槍接過來，正好蔣軍又露出頭來，他瞄準了一下，就把槍機一勾，呼的一聲，一個蔣軍就倒下去了，約有半個多鐘頭的時間，他一連打了四槍，四槍打中蔣軍兩個。

『不錯，不錯。』王惠林豎起大姆指說。

二人會意的笑了一下，隨着王惠林就陪着指導員去檢查工事，在指導員走後，他自己又一個人坐

在窗口上靜悄悄的端起步槍瞄準，一會向南門，一會又向西邊，繼續射擊修築工事的蔣軍。

蔣軍的大砲還在叫着。

攻 擊

「無論如何也得奪下來。」指導員曹緯堅決的說：『拿手榴彈來，我帶頭。』

「指導員不要去。」四班長于友福說：『我們能够完成任務。』

「我先去。」四班戰鬪組長王衣夫說着就出去了。

這是一條寬有十米達的南北街道，英雄模範的二連守在東面，蔣軍一個班守在西面，要鞏固東面既得的陣地，就要奪下西面蔣軍固守的陣地，這是阻礙他們繼續前進的障礙。

然而這却是一件極艱巨的任務，頭上蔣軍的砲彈不斷的轟鳴，南面和北面街頭地堡的蔣軍都正在側擊，而正面蔣軍的機槍也猛烈的掃射，隨時隨地都會發生危險的，所以指導員要親自出馬。

但戰士們却又搶着去完成，在四班戰鬪組長王衣夫衝出去後，四班長于友福，六班副李洪玉，四班戰士王兆夫，六班戰士焦旭昌和吳國良等五個人，也都隨着勇猛的衝出去了。

就在這一剎那中，只見六個勇士，把手一揚，蔣軍固守的房裏，就是一陣震天的爆炸，待六個勇士衝進房子裏以後，全部蔣軍就都不見了，跑了，這完全是出乎蔣軍意料以外的事情。

『打的好。』指導員曹緯在六個勇士進佔蔣軍陣地以後，他就跟着衝過去，一面佈置大家構築工事，一面給大家命令：『堅決守住這個地方，絕對不能失守。』

「保險守住。」六班副李洪玉也堅決的說。

防 空

在十二點鐘的時候，天空剛出現一線太陽，從西南上空飛來兩批蔣軍飛機，第一批是三架，第二批還是三架，隆隆的聲音，響震着山野、田間。

這是個新的戰鬪情況。

最奇怪的是這兩批蔣軍飛機，既沒有投彈，也沒有掃射，只是在飛繞幾圈以後，投下許多降落傘來，像一朶朶的白雲飄在天空，以後就都飛去了。

『是傘兵嗎？』指導員曹緯面臨著這個新的戰鬪情況，一面命令大家準備，一面又抓住一個蔣軍俘虜問道：『是傘兵嗎？』

『傘兵不是這樣的。』一個蔣軍俘虜，在敘述了傘兵降落的情形後，指着天上零散的降落傘說：『看樣子是送子彈的。』

這時降落傘漸漸地下降，比在高空是要看得更清楚，但傘下的東西還不是很分明，猛的一看，好像是人，但仔細一看，又不像是人，到底是什麼呢，大家的精神緊張到最高度。

地下的蔣軍則像發瘋似的，大砲不分個的到處轟擊，機槍不間斷的四出掃射，而所有的蔣軍，則更瘋狂的吼叫、槍聲、砲聲、殺聲交成一片，簡直要把新站吞食下去似的。

『嚴密注意地下蔣軍行動。』指導員曹緯又一面命令大家準備戰鬥，一面又叫過機槍手張興禮說：『待降落傘下來後，要是有情況，我叫你打哪裡，你就打那裏。』

「是的」。張興禮堅決的回答。

降落傘終於着地了，英雄模範二連陣地的左右，前後共落八個，大家都以為激烈的戰鬥就要開始，所以都把子彈頂上膛，機槍手張興禮更把機槍端起來，緊跟着指導員，準備射擊。

「什麼傘兵約！」就在這時，一班兼習班長閻志忠，却滾着個五尺多長的黑色圓筒，俏皮的跑上來說：『全是些大屁股子彈。』

『全是些美國子彈。』副連長劉紹明也上來說。

這是在降落傘着地後，副連長劉紹明就和一班兼習班長閻志忠去看，他倆端着槍，小心的走去，一看是個圓筒，就撲上去扯開，才知道全是些美國子彈，於是就滾回來了。

大家都才吁了一口氣。

反擊

『上來了！上來了！』一班戰士楊少青匆匆的跑下來，喘着氣對指導員說：『蔣軍上來了。』

指導員曹緯便隨戰士楊少青一同上去，果然有三十多個蔣軍，分作兩批，第一批五個，第二批二十多個，都端着上海刺刀的步槍，直從西南奔將過來，這是配合正面蔣軍進攻而來側擊的。

『堅決消滅。』指導員曹緯一回頭，一排長馬希剛便跑上來，他就對他說：『別讓靠近。』

一排長馬希剛沒有說話，便率領着一班戰士楊少青，和二班戰士劉叢林，隨着就趴倒瞄準射擊，三個人共打有十槍，就撲倒兩個蔣軍，其餘的二三十個蔣軍，也就都調頭跑掉了。

這是蔣軍第三次衝鋒。

第一次是在飛機走後不久，西面的蔣軍便開始衝鋒，人數也差不多有三十多個，兩挺機槍掩護，但剛一露頭，就被機槍手徐子岩，一梭子子彈打下去了。

第二次是北面的蔣軍，在西面蔣軍衝鋒被打下去不久，便集中一百多個人，繼續三次向特務連進攻，也全被打下去，蔣軍死傷六七十名。

這次又想從南面衝鋒，結果也被打下去了，從這三次衝鋒被打退以後，蔣軍一直就再也沒敢指明，祇是更加加劇了大砲的轟擊，和機槍的掃射，但這也是無濟於事的。

夜戰

戰事一直持續到夜間。

當各個部隊總攻信號開始以後，英雄模範二連的戰士們，便又不顧一天一夜來的疲倦和飢餓，又都紛紛的要求繼續夜戰。

『白天我們在後面。』三排長許善柱率領着全排的戰士，堅決要求指導員答應說：『晚上我們要在前面。』

『白天我們在前面』五班戰士魯緒樹說：『晚上我們還要在前面。』

指導員曹緯答應三排長在前面後，三排長許善柱馬上就帶着全排戰士突擊，一條街一條街的衝過去，很快就佔領三百多間房子，直到中心大街。

這時中心大街蔣軍修有一個地堡，三排長許善柱正帶着全排戰士準備打下這個地堡時，指導員曹緯却抱着一個炸彈爬上房頂丟下去，蔣軍就全都繳槍了。

從天黑開始，英雄模範的二連，就配合其他兄弟部隊進攻，一直頂到天亮，搶佔拉濱線上重要車站新站的蔣軍，悉數就被我們殲滅殆盡了。

當着英雄模範二連勝利凱旋的時候，太陽已經高高地升起，紅紅的光芒照遍着大地，好似在為英雄模範的二連祝賀。

這是一九四六年六月的一個輕快的早晨。

雪地立功

一九四七年的一二三月，正是北滿風雪交加的時候，神勇的東北人民解放軍，就在「雪地立功」的口號下，第三次由松花江北岸到南岸去作戰，這次作戰又叫「三下江南」。首先取得長春是北面城子街的勝利，全殲蔣匪新一軍三十師八十九團，接着又圍攻中長路上的德惠城，給蔣新一軍五十師以嚴重的打擊，最後更在農安縣東郭家屯一帶，全殲蔣匪七十一軍八十八師。鍛鍊了部隊，興奮了人心，並且還給東北我軍打下了大反攻的堅強基礎。

這裡就是「雪地立功」中英雄事蹟的記載：

(二) 城子街英雄

英雄吳振榮

吳振榮是七連七班副，現已升爲五班長。

在城子街戰鬪前，他在決心會上就這樣說：「我立不上一個大功，也要立一個小功。」

第一天在城子街外面，他就立了一功。

當一號部隊剛到城子街外面，敵人就向外突圍，指導員叫他藏住敵人，把他那一組一帶，說：「好青年，跟我衝，戰場上要立功！」一下就翻上嶺，敵人就往山下跑，他就帶着他那一組跟下去，剛到公路邊上，就看見一個敵人舉槍要打二排長，他趕快掏出一個手榴彈，罵道：「媽的，看誰打誰！」

！」敵人就和手榴彈一塊開花，他過去把敵人的那枝槍一摺，就又追趕敵人，一下把敵人壓在銅劍溝內，他看大家從西北下去，便把他那組一帶，說：『猛打猛追，繳美國武器！』一下衝到敵人的面前，一個手榴彈過去，三十多個敵人便都繳槍了。

第二天他又在城子街裏立了一功。

這天他們還沒有吃飯，命令就來了，他又把他那一組一帶，說：『忍一會餓，把敵人消滅了再吃。』就和大家一起衝上去，敵人的砲火很密，他就對大家說：『咱們這組要快，襠子拉大。』很快的衝進城子街裏去。他看大家都向東去，就帶着他那一組向北衝去，迎面一個地堡出來一個敵人，他喊繳槍，敵人不繳，他生氣了，罵道：『媽的，看你聽不聽！』一槍過去，那個敵人就倒下了。他沒停止，又帶着他那小組，向北衝去，一連衝進一個藥鋪，一個大院，共俘虜七十多個敵人，其中還有一個營長。

文教呂連玉

呂連玉是二連文化教員，現升爲副指導員。他在四平戰鬥中，就是一個戰鬥模範。在城子街戰鬥中，他連續向敵人作了三次衝鋒。

第一次突擊是部隊剛向敵人衝鋒時，開始連長不叫他去，他就一個人先跑到衝鋒出發地等隊伍，心想：『不叫我突擊，我先跑上去，看叫我突擊不突擊？』後來隊伍上來，他把二班一帶，向敵衝鋒，剛到鹿砦邊上，便被敵人火力壓住，二班副在最前頭，一抬頭就犧牲了，他很氣憤，不顧敵人砲火多密，就衝上去，奔跑有三步，他便覺得頭一暈，倒在雪上，大家都以爲他犧牲了，過了十多分鐘，

他却醒過來，一看雪上盡是血，又一摸，頭上被打了個洞，他知道負傷了，但看部隊還沒上去，他也不管自己負傷，就起來對大家說：『跟我上，拿下地堡！』說着就衝上去，三個地堡的敵人都被嚇跑了。

第二次突擊時，連長和指導員都負傷下去了，他叫衛生員給他把頭包了一下，便又去要求任務，他想：『只要能動彈，我就要完成任務。』營長見他很堅決，就叫他等待命令，他剛回去，命令下來了，他把隊伍組織一下，指定二排長代理連長，他自己仍帶突擊隊，就向城子街裏插，半路上又被敵人火力壓住，代理連長也犧牲了，飛機也來了，敵人更實行反衝鋒，他對大家說：『有我在，就有大家在，敵人上來就用手榴彈打！』敵人被打下去了。接着教導員也上來了，便問：『呂連玉，還能打嗎？』他毫不遲疑的回答：『能！』教導員便叫他帶隊伍向城子街西北角衝去，打開一個地堡，三十多個敵人便都繳了械。

最後一次，他便帶着隊伍突擊到城子街裏了。

呂忠辰立功

呂忠辰是三連三班副，現已升爲二班長。

在城子街戰鬪前，他對全班戰士說：『咱大家比賽，看我呂忠辰立功』。戰鬪開始後，他帶着一個組，緊跟着排長衝鋒。剛衝到敵人前沿鹿砦旁邊，排長一跳，就翻上地堡頂上，塞進一個手榴彈，他也就一跳，堵住地堡門口，五個敵人都繳槍了。排長還沒命令，他又帶着他那一組，奪第二個地堡，心想：『第一個地堡是排長打的，這個地堡可輪到我』。便向前猛的一衝，一下就衝到地堡下面，他

向裏一看，敵人正要把重機槍轉過來打他們，他伸手進去一拉，重機槍就拉倒在地上，他又塞進一個手榴彈，轟的一聲，敵人便喊繳槍了。共俘敵人四名，繳重機槍一挺，衝鋒式一支。

敵人前沿陣地被佔領後，他便帶着他那一組向城子街衝鋒，進了城子街後，還是一個勁的向前衝，衝到十字口時，一看部隊不見了，只有他一個人，恰好這時營長也上來，他就跟着營長衝上去，路旁一家店裡向外打槍，他心想裏面一定有敵人，就一個人上去，迎面過來九連的兩個同志，他把他們招呼過去，守在門兩邊，他向窗子打一梭子子彈，就喊話，敵人便繳槍了，一共是八個。他進去把五支步槍給九連同志拿出，自己只捎了一挺輕機槍，便高興的往東邊衝上去了。

這時那兩個戰士也不見了，他仍是一個人，走不多遠又聽到路南一間房內亂哄哄的，他上去一看，一群敵人正在吃飯，他拿出兩個手榴彈走上去，心想：『別吃飯，吃我的手榴彈吧。』敵人看他衝上去，便往外跑，他把手榴彈一舉說：『不准動！我們人都上來了，快把槍放下！』敵人便都走出來，一共是三十二個。回頭一看，隊伍還沒有上來，他怕敵人翻臉，便叫敵人離開房子二十步站住，他自己進房內。後來部隊上來了，他便把槍一指，帶着俘虜去見連長，連長看見他說：『呂忠辰機動靈活，記上一功。』

班長張玉林

張玉林是九連六班長，現在已升為一排副。

在城子街戰鬥中，他以勇猛頑強和機動靈活的決心和動作，先後三次向敵衝鋒，共計俘虜敵人一百八十多名，創造了北七部隊俘虜的最高紀錄。

第一次捉敵是城子街外面，那天城子街突圍的敵人被壓到銅劍溝後，他就帶着一個組，從西南向上向院內的敵人進攻，開始敵人還向外打槍，後來他就叫大家打手榴彈，轟轟的一陣響聲後，敵人就不哼聲了，他隨着就爬上牆頭，看到一個敵人往屋裏跑，便用槍一指，那敵人當即繳了槍。他便叫那個敵人喊話，叫屋裏的人繳槍，自己也提槍堵在門口，屋裡的五十多個敵人就都舉手出來繳槍了。

第二次和第三次捉俘虜都是在城子街街上。

那是三連將城子街大門打開後，他就帶着他那一小組，隨着隊伍衝進街去，剛到十字口上，就看到東邊敵人向南跑，他從旁邊一插，就把敵人截住，這次又俘虜三十多個敵人。他沒停止，接着又向東邊衝去，走到一個大院子裏，看見敵人往房裏亂竄，他也就進去，屋裡的敵人見他進去，便都站了起來，有些敵人把門插住，要向他開槍，他把槍一揮，機智的說：『我們人都上來了，你們快把槍放下。』敵人沒有動，他又說：『你們想打我，我們機槍開火了，你們也不得活。』敵人看他很堅決，便說：『我們不打你，你也不能打我們。』他把槍一指就說：『繳槍是好朋友。』一百多個敵人便都把槍放下，一個個走到外面站隊了。

(二) 圍攻德惠城

十一個勇士

在我軍圍攻德惠城戰鬥中，創造了一個班殲敵一個連的光輝戰例。這個班是四九部六連十班的兩個步槍組，與九班的一個機槍組編成的，共有十一個人，在我軍將德惠城包圍以後，他們便被派到城

北二里多路的鐵路上警戒。

這是三月一日的早晨。

他們剛到鐵路上後，從西面薛家屯突圍的敵人，就分作三路衝了過來，想把他們殲滅，從這裡打開一條道路，然後向南逃回到德惠城裡去。

「不要慌！同志們！要沉住氣」！班長王金奎說：「大家把刺刀手榴彈準備好，堅決把這些敵人消滅」。

「保險完成任務」！大家一致的回答。

這時敵人已經靠近，正面有三十多個，南面和北面也各有二十多個，他們十一個人，也就分作三組進入陣地，郭鳳山帶一個組在北面，王福祿帶一個組在南面，班長王金奎自己帶一個組守在正面。一場惡戰就在這個時候展開了。

正面的敵人來得最猛，一瞬就到了跟前，後面還有一個官樣的人指揮，機槍手苗正清一面踏準，一面又說：送你們回老家去吧！一梭子子彈出去，就掠倒七八個敵人，那個官樣的人也躺下永遠不動了。

但是南面和北面的形勢却很危機，北面那個組的郭鳳山負傷以後，南面那個組也有一個人負傷，偏偏在這個時候，僅有的一挺機槍也發生了故障，眼看敵人就要衝到面前來了。

「堅決的打呀！同志們」！班長王金奎急的喊了起來：「咱們要死死在一塊，絕對不能後退」！

「絕對不能後退」！

機槍手苗正清把槍修好以後，一面壓着子彈一面說，隨着就把機槍端起，從南到北，來了一個半